

“长安十二时辰”里的盛世之美

■ 演讲 胡建君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

从唐代仕女画中，一窥盛世大唐的人间画卷

在历经 300 多年的南北分裂后，北方雄浑辽阔的生命激情与南方精致细腻的优雅情怀汇奔合流，奏响了皇皇大唐的盛世乐章。

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。如果说汉代是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少年意气，那么唐代则是如日中天的壮年豪情。

至唐朝盛世，书法南北融合，百川归海，着眼于“复归平正”。唐楷尚法，所以从唐楷入手习字，可以把字写得中正平和。同样，律诗重律，学诗词从唐入手，可以对平仄格律有较好的把握。

与此同时，唐代艺术又在规则之外，想要突破规则。天资纵逸的书法家们，在继承“规范”和“律则”的同时，又显现出天才的不屑与叛逆，以及飞扬恣肆的豪情。一方面，唐楷尚法与唐诗重律并行，足以垂范后世。另一方面，像诗人李白、画家吴道子、书法家张旭和怀素等等，他们每个人都在各自的领域剑走偏锋，自出机杼。

唐代在绘画领域取得了不凡的成绩。山水画从唐代开始分流，分出“青绿山水”和“水墨山水”两大体系。工笔画也设立了工笔设色和水墨淡彩等多种表现方法，为后世的宋元山水花鸟的集大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人物画则继承了汉魏传统，不仅仅描绘人的形象本身，而且注重突出人物的精神气质。唐代人物画的成就尤其醒目，宋代美术史家郭若虚在《图画见闻志》中就有人物画“今不及古”的说法。唐代最著名的画家当数吴道子，他的画法特别生动、俊逸。吴道子曾自云：“众皆密于际，我则离披其点画；众皆谨于象，我则脱落其凡俗。”传说他在长安菩提寺所画的佛像衣袂飞扬，满壁风动，人物更是“出奇变态千万端”，使人一见之下毛骨生寒，故有“吴带当风”之称。他在大同殿上画了五条鳞甲飞动的金龙，每欲大雨，即生烟雾。他作画往往“俄顷而就，有若神助”，这是一种拥有法度与规则的自由，既任情恣肆又守正制衡。“吴带当风”的意境尤其能够代表盛唐气象，可惜吴道子的真迹现世没有留存。

如今留存下来的代表唐代画风的精品，正是唐代仕女画。今天，让我们通过千年流传的唐代仕女画来一窥盛世大唐的人间画卷。

“绮罗人物画”，以描绘贵族妇女生活为主题

仕女画的渊源非常悠久。从战国时期的帛画中已经可以看到仕女的身影。以前“仕”和“女”是分开的，到了秦汉以后，“仕女”逐渐合用，意指“女而有士行者”，也就是德才兼备的女性。

在古代书画史上，最深入人心的女性形象，当数东晋顾恺之的《洛神赋图》。然而，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，女性形象逐渐从纤弱柔美变得丰盈华丽。

为什么唐代的女子丰硕丰满，与魏晋南北朝完全不同呢？

因为唐代政治经济中心集中在关中一带，据《宣和画谱》记载：“关中妇女纤弱者少。”唐代又是一个与边疆少数民族交流频繁的朝代，当时妇女多受周边少数民族影响而热衷运动。因此，由于水土滋养以及生活习惯等原因，唐代女子多是丰美的形象。

进入开元盛世以后，歌舞升平，出现了

电视剧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向我们展示了唐代长安的气势恢宏和仪态万千。正如剧中李必所言，“熙攘繁盛，光耀万年，再没有比长安城更伟大的城市了”。近日，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胡建君来到由上海市社科联主办的“望道讲读会”，从千年流传的唐代仕女画中，带领我们一窥盛世大唐之美。



胡建君



《捣练图》(局部)



《簪花仕女图》(局部)

一大批以描绘贵族妇女生活为主题的“绮罗人物画”。唐代“绮罗人物画”的代表人物，就是张萱和周昉。

张萱，西安人，可能担任过宫廷画师，所以对宫廷女子形象特别熟悉。张萱的画有什么样的特点呢？喜欢用朱色，“尤喜以朱色晕染耳根”。唐以前的妇女画，多以后妃、烈女、孝妇为题材，旨在宣扬封建伦理；而张萱则描绘了许多贵族妇女的日常生活，如游春、赏雪、乞巧、藏谜、扑蝶、烹茶、吹箫、听琴等等。

据唐宋画史记载，张萱的作品有数十幅，但原作无一留存。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宋人临摹的作品，其中有两件作品传说是宋徽宗临摹的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和《捣练图》。《捣练图》原来由圆明园收藏，后流失海外，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。它描绘的是贵族妇女捣练缝衣的场景。古代用生丝制衣，但生丝编织起来容易滑脱，所以在织前，先用捣练锤把丝织品敲扁，然后还要经过脱胶的程序，这样可以使丝织品表面变得致密。在这幅长卷式的《捣练图》中，一共画了 12 个人物形象，按劳动工序分成捣练、织线、熨烫三个场面。

我们从中间可以看到，当时的女性穿着低领窄袖短襦，系着高腰长裙并扎丝带，外面还披着轻薄如纱的印花纹样披帛。成年妇女发髻高耸，配以金、银、珠宝翡翠等首饰，显得雍容富态。

唐人对于服装颜色的搭配非常合理，红色的衣服大多用大红等色打底，配以藤黄、赭石等色，再用朱砂或朱膘色罩染，使红色上衣呈现出浅红、深红等多个层次。色彩选择上艳丽而不俗，朱红色、绯红色、杏黄、草绿等色彩交相辉映，整体画面呈现出一种华贵雅致而又自然的调性。

从细节来看，裙子本身薄如蝉翼，而画家又以极细的笔触勾画出衣褶上织印的花纹。连鬓

子上的蝴蝶结、衣服下垂的流苏、美人手持扇子上的图案，都是那么精致唯美，让人叹为观止。

唐代女性的日常化妆，并不比现代女性来得简单

从画中可以看出，唐代女性的日常化妆，并不比现代女性来得简单。首先要“敷铅粉”，就像我们现在用粉底霜打底。然后是“抹胭脂”，唐代的时候都是要抹到耳根。再经过“画黛眉”“贴花钿”“点面靥”“描斜红”“点唇脂”等几大步骤，才算大功告成。

其中，眉间以“花钿”装饰，这是当时流行的妆容。“花钿”的材料一般取自大自然，比如鱼鳞片、鱼鳃骨、虫翼、羽毛、花瓣等，唐代女性只要觉得是美的东西，都往自己的额头上贴。她们是用什么东西粘上去的呢？那个时候没有胶水，就用“鱼鳃胶”，也就是把鱼鳃熬煮浓稠以后，黏结力特别强。

花钿并非完全囿于花朵的形状，有月形、鸟形、叶形等等。最有名的是梅花钿。传说南朝的寿阳公主有一天在含章殿屋檐下午睡，一阵风吹来，梅花掉落在她的额头上，经过的宫女看到，觉得非常美，于是就模仿这样的形象，把梅花的装饰贴在额头上。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，我们就看到很多这样的装饰。

古代女子的额妆除了花钿，还有一种将额头涂成黄色的面饰叫“额黄”，它是白中带着一点点微黄的颜色，估计其中加了云母，晚上会微微发亮。

唐代女子可以没有额黄，花钿这些装饰，但每天一定要画眉毛，这是她们的必修课。眉毛被古人称为“七情之虹”，当时比较流行的样式是柳叶眉，温婉中有英武之气，还有一种秋娘眉，与唐代李峤的妾杜秋娘有关。这个杜秋娘

特别会化妆，她的眉毛粗细均衡，比较自然，端庄，被很多人效仿。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中有“妆成每被秋娘妒”的诗句，这个秋娘就是指杜秋娘。

唐代女性的口红也和我们现在很不一样。当时的审美是嘴型以小为美，所以唇妆只涂当中一点，也有人把嘴唇中间涂成花瓣形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唇脂用朱砂直接涂，但特别容易掉色，于是古人就在朱砂中加入了动物的脂肪，制成了最初的“口脂”，这样附着力比较强。

古人的发髻样式简直太复杂了。在唐代的各种侍女俑里我们可以看到名目繁多的发髻，比如高髻、锥髻、垂垂式髻、双垂髻、云髻、丫髻、堕马髻等等。堕马髻的款式，头发松松垮垮就像要从马背上掉下来的样子，非常慵懒、闲散。还有一种鹦鹉髻，从正面、侧面和反面看都像是一只鹦鹉，不知道古代女子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把头发梳成那样，也不知道它能保持多少天，真的就像一个艺术品。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里有个歌女叫许鹤子，她的发髻叫作“双鬟望仙髻”，就是完全复原了唐代女俑的形象。

《簪花仕女图》是唐代仕女画的标本型作品

张萱之后最负盛名的“绮罗人物画”画家就是周昉。周昉出身贵族，先后任越州、宣州刺史。因为经常能够见到那些“贵而美”的女性，所以他尤其擅长描画容貌端庄、体态丰肥的贵族妇女。

其代表作《簪花仕女图》是唐代仕女画的标本型作品，该画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。画作的构图采取平铺列陈的方式，画中描绘了四位嫔妃和两个侍女，分别作逗犬、执扇、持花、弄蝶之状，表现了贵族妇女的日常生活。

唐朝宋景玄在《唐画断》中这样赞美周昉：“又

工士女，为古今冠绝。”张彦远则评价周昉作品“全法衣冠，不近闾里”，即不以平民百姓为描绘对象，只描绘上层妇女的闺阁生活。明代高濂评点周昉的美人图：“美在意外，丰度隐然，含娇媚，姿态端庄。”所谓“神生状外，生具形中”，可见唐代仕女图除了精致的描画，更以神采和气质取胜。

在《簪花仕女图》中可以看到，唐代贵族妇女的特点就是高髻簪花。后来这种发髻被日本学去了，成为日本的传统发髻。发髻上插有流苏形的簪花，也叫“步摇”，因为走路的时候一步一摇，会随着晃动。这一方面显示出女性的摇曳多姿，另一方面也提醒女性步子放慢一点，优雅一点，不要花枝乱颤。

在唐代，男子的发饰为玉冠，上面插有束发簪。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，李必出场的时候就带着玉冠。中国古代束发簪一般分横式和竖式两种，横式即卯酉簪，竖式即子午簪。道士的道冠以子午簪式为主，李必是一个道士，所以他的簪是从后往前插的样式。

女子的发髻样式就更多了。大致来说，单股的叫髻，双股的叫髻。

髻，源于“先秦之髻”。有一种成人礼叫“及笄之礼”，就是女孩子到了 15 周岁，要用笄把头发盘起来，说明她成年了。笄后来发展为簪，是古人用来固定发髻或冠的长针。后来簪的顶端雕镂纹饰或加上金玉装饰，所以簪体加长。“逢郎欲语低头笑，碧玉搔头落水中。”不小心滑落的“碧玉搔头”就是玉簪。

唐代的簪大体上还保持着约发的功能，但钗却踵事增华，以至于主要成了一种发饰。所谓钗，就是在簪的基础上，有大面积的刻花“花树”，较大的发钗作为装饰的意义更加浓厚。它们往往是一式二件，图案相同，方向相反，左右对称插戴。

唐代钗钏上面的纹饰比较多。鱼纹饰最常见，因为当时五品以上官员佩鱼袋，这是官员身份等级的象征。“妇人从夫也”，所以也要配鱼钗，上面有鱼纹饰的钗子，其实是一种身份和炫耀的象征。

唐代钗钏上的凤鸟图案也较为多见，其工艺与纹饰堪称后世典范。浙江长兴县下莘桥出土的唐代金银钗，凤鸟纹多与植物纹样相伴，平添几分温柔舒展的美意。晚唐温庭筠的一首《菩萨蛮》中写道：“凤凰相对盘金缕，牡丹一夜经微雨。明镜照新妆，鬓轻双脸长。”其中“凤凰相对盘金缕”就是引为戴着凤钗的女子。

当时还流行在头上插满梳子和鲜花。开元、天宝年间，发式的特征是“密鬟拥面”，插满金梳子，玉梳子或者插鲜花。像杨贵妃就喜欢牡丹花，李白的《清平调》中有“一枝红艳露凝香”的诗句，指的就是这样的发饰。

大唐是个包容的时代，外来的宗教、服饰、音乐、舞蹈都被吸收接纳。所以，在《簪花仕女图》中，贵族女性的服饰比较大胆开放，她们身穿大红色抹胸长裙，裙身上是大大的团花，仙鹤等图案，外罩丝罗绸缎或薄如蝉翼的长披帛。

在仕女图中还可以看到，宫廷里养着宠物狗儿犬和仙鹤。仙鹤因为“鹤鸣九皋，声闻于天”，又是仙人的坐骑，同时它也是一种气节的象征，所以特别为文人士大夫所喜欢。狗儿犬则是一种名贵的陕西细犬，它是随着丝绸之路由阿拉伯传到中国的，是历代皇室最钟爱的犬种之一。清康熙帝曾命意大利画家郎世宁绘制《十骏犬图》，其中就有细犬。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，主角张小敬从宣徽院借来一只狗叫阿细，它就是狗儿犬。而宣徽院，正是专门为皇帝养鹰、鹿、犬等宠物的皇家机构。

“长安十二时辰”里的盛世之美，是宽博与自信中才能催生的气质，是包容与开放中才能迸发的雄风。虽历经千年，而大唐画卷依旧熠熠生辉。

解 读 日 报 消费 市场 专版

刊登内容

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

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

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

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

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

电话：021-22898552

与鲁迅先生一见如故

为了保护家人，回到家里谢且如连自己的夫人钱云锦也不告诉，就说自己的一位文友林先生因病需要在我们家里休养一段时间。随后便同夫人一块儿去说服老母亲，说是准备将自家里的客人房租出一间去挣几个零花钱。老母亲不解：说自己家里从来不缺钱，为什么要出租房子？但见儿子执意要干也就同意了。于是谢且如夫妇连夜写了十来张空房出租的广告，贴在董家渡一带，还特意在《申报》刊登了一则启事作掩护。自然第二天便有人上门前来租房，第三天房客就上门来，自然是化名林复先生的瞿秋白与他的夫人。

瞿秋白夫妇从局促逼仄的大西路贫民窟搬到了独门独户的紫霞路68号，尤其是看到西厢房满满一屋子的藏书，更是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。据钱云锦回忆：“不仅瞿秋白进了书房乐而忘返，连杨之华也满心欢喜地说，只要一进书房，她就钻在书堆里，一天也出不来。”“一日三餐，我们两家都是一起吃的，饭后茶余，秋白喜欢和且如谈话，也喜欢听收音机。那一段时间，秋白足不出户，来看望他的，除了冯雪峰，好像没有别人了。”

在这一年半的日子里，瞿秋白除了读书，就是翻译写作。他文思泉涌，笔耕不辍，一年半，写了上百万字的作品。主要有编入杂文集《乱弹及其他》中的几十篇杂文，编入《海上述林》集中的几十万字译作，文艺理论研究的扛鼎之作《现实——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》等。此刻在瞿秋白背后默默支撑他的是谢且如。为了确保瞿秋白的安全，平



上 海

1931

吴基民 编

素喜欢交友的谢且如开始变得静默起来。他很少把朋友带回家里，更少在家中宴请亲朋好友。

1932年1月，日寇发动了一·二八事变，闸北一片战火，华界均不安全。谢且如带着全家在法租界华助路（今汾阳路）避难，他租好了公寓，同样没有忘记替瞿秋白夫妇租了一套。一直住到5月末，中日签订了“停战协议”后才搬回紫霞路老宅。

也是在紫霞路居住期间，发生了一件大事：1932年7月，瞿秋白在冯雪峰的引领下，穿过大半个上海，从紫霞路来到四川北路底拉摩斯公寓拜见了他神交已久的鲁迅先生。这是瞿秋白与鲁迅的第一次会面，许广平清晰记载了那次历史性的会面：“我是依稀如见故人般，对秋白同志似曾相识的……回忆起来那还是在女师大做学生的时候，大约那时秋白刚刚从苏联回来，女师大请来讲演的，为什么说似曾相识呢？就是从前见到的，留长头发、长面孔、讲演起来头发掉下来了就往上扬的神气，还深深记得。那时是一位英气勃勃的青年宣传鼓动员的模样。”而现在“剃了光头，圆面孔，沉着稳重”，完全变了模样。“鲁迅和秋白同志从日常生活，战争带

来的不安定，彼此的遭遇到文学战线上的情况，都一个接一个地滔滔不绝无话不谈……为了庆祝这一次的会见，虽然秋白同志身体欠佳，也被例小饮些酒，下午彼此也放弃了午睡。还有许多说不完的话要倾心交谈。但是夜幕催催，无奈何只得分别了。”（《鲁迅回忆录·瞿秋白与鲁迅》）

1932年9月1日，鲁迅先生与瞿秋白第二次见面，那是在紫霞路68号谢且如的家里。鲁迅日记里这么写的：“午前同广平携海婴访问何家夫妇，在其寓午餐。”何即为瞿秋白，当时许多熟悉的朋友称秋白为何苦。许广平回忆：“这是第二次见面了。秋白同志坐在他的书桌旁边，看到我们时，就无限喜悦地表示欢迎。”谢且如的夫人钱云锦回忆：这次也是冯雪峰带路的，深深人情的鲁迅在去谢家时还特地买了一盒玩具送给谢且如的孩子。

这是谢且如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鲁迅先生，并设家宴款待鲁迅夫妇与秋白夫妇。当初冯雪峰将瞿秋白托付给谢且如照顾时，他虽然已经晓得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领导人，当他看到自己无限崇敬的文艺巨匠鲁迅先生亲自前来拜访瞿秋白，并无拘无束畅谈甚欢，更深刻

地认识到居住在自己家里的这位客人的珍贵。他更加悉心照料秋白夫妇，一直到1932年的12月11日，为了让瞿秋白能有一个更长久居住的更隐蔽的地方，秋白夫妇由时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亲自来接，至离开紫霞路68号谢家为止，瞿秋白在谢家总共住了1年7个月的时间。

1934年1月7日，瞿秋白受党中央的调遣，由上海潜往江西中央苏区，担任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。当瞿秋白到鲁迅家里与他话别时，他俩喝了酒，长时间做了交流。鲁迅留他住宿，还特意将大床让了出来，自己与许广平睡地铺。

不久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红军开始长征。瞿秋白被困在根据地，1935年2月23日瞿秋白在福建被捕，6月18日在长汀牺牲！消息传到上海，鲁迅先生和他的朋友茅盾、郑振铎、陈望道、谢且如等极为悲痛。他们决定尽快出版瞿秋白的遗著，以做永远的怀念。

根据鲁迅先生的计划，谢且如将瞿秋白在他家写就或翻译的文稿，一沓沓地整理好，总数有近百万字，送到鲁迅先生家里，按照杨之华的意思，认为应该先出版他的著述。这无疑是对的。但鲁迅认为这些文字虽然是最宝贵的，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未必行得通，隐姓埋名但还无法公开出版。不如保存起来，以交后人出版。目前最急迫的是先出版他的译作，于是定下了出版两巨册《海上述林》的计划。鲁迅亲自编辑、定稿、写序言，排版、校对后打成纸型送到日本装订。鲁迅先生甚至为出版《海上述林》一书虚拟了一个“诸夏怀霜”出版社（取全中国怀念瞿霜之意，瞿霜即瞿秋白——笔者注），独家经营为内山书店，而大部分经费是由谢且如无偿提供的。

(十一)

连载